

量词“把”的历时发展及其认知基础探究

张晓婧

(郑州大学, 河南省, 郑州市, 450000)

摘要: 现代汉语一个重要特征是量词的数量众多且用法灵活, 量词“把”发展到现代, 兼具了集合量词、个体量词与动量词的复杂用法。本文考察了量词“把”的历时演变, 运用原型范畴理论从认知角度对量词“把”的各个次范畴内部以及次范畴间的相互关联性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 量词; 把; 范畴化理论

中图分类号: H146.2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早期汉语量词研究集中在量词的分类、产生和演变、功能、语法化和语义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基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促使汉语量词研究打破传统, 寻求语言中量词使用与人类思维之间的依据。本文考察量词“把”的产生与历时演变, 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 探究汉语量词“把”的范畴以及与事物搭配共现背后的认知理据, 对量词“把”作出较为全面的描写和较为合理的解释。

一、量词“把”的产生

许慎《说文解字》:“把, 握也。从手巴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把, 握也。握者、搯持也。孟子注曰。拱、合两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由此可以看出,“把”的本义为动词, 握、持握。

(1) 悉发国人操刀把杖以击之。(《论衡》)

(2) 拘纆之国在其东, 一手把纆。一曰利纆之国。(《山海经·海外北经》)

先秦时期,“把”的对象是能够用手把持的物品, 同时还带有了度量衡的意义。

(3) 十围之木, 始于把, 百仞之台, 始于下, 此天之道也。(《文子》卷五《道德》)

这里“围”与“把”均是用来形容树木宽度的, 因此笔者认为这里的“把”似乎带有“一把”意义, 此时“把”虽然没有明确具有量词的意义, 但是隐约带有了度量衡的意义, 词义已经开始虚化, 发展到西汉时期, 首次出现了“把”充当量词的用法。

(4) 夫腹下之毳, 背上之毛, 增去一把, 飞不为高下。(《新序·杂事第一》)

此时“把”是作为集合量词来表示一只手能够握住的“毛”的量, 而且, 名词并没有紧随“一把”出现, 说明“把”还没有完全摆脱名词的影响。至少在西汉时期名量词“把”还处于度量衡意义的名词到量词的过渡状态。个体量词用法的出现晚于集合量词, 目前在东汉的语料中有所发现。

(5) 日, 火也。使在地之火, 附一把炬, 人从旁射之, 虽中, 安能灭之?(《论衡》卷五《感虚篇第十九》)

“炬”的字形原写作“苒”, 《说文解字》中解释为:束苇烧也。且字形上部为草部, 下部“巨”字从工, 象手持, 这里的“炬”是能够用一只手握住的单个事物, 此时“把”由动词语虚化为称量“手能握住的事物”后继续虚化为“手能够握住的单个物体”, 由此产生了个体量词的用法。

个体量词的用法进一步发展, 用手进行的动作也开始用“把”计量, 宋朝的文献资料中

首次发现了动量词“把”的用法，称量单个动作。

(6) 倒却门前刹竿着，一把推出谁藏缩。(《宏智禅师广录》卷第四)

综上，“把”的本义为动词，汉代出现了名量词的用法，其中集合量词先于个体量词出现，称量的事物由“一手握持的集体食物”延伸到“一把抓着的个体事物”，宋朝时，由个体量词的用法又发展出动量词的用法，称量以手进行的单个动作。

二、量词“把”的发展

(二) 名量词

名量词可分为集合量词和个体量词，对其分类进行探讨。

1、集合量词“把”

从西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把”作为集合量词仅限修饰固态物体，修饰的固态物体从起初的条状物体发展到粉末、颗粒状物体，且“数+把+名”与“名+数+把”这两种结构同时存在。

(1) 取干艾杂藏之，麦一石，艾一把，藏以瓦器、竹器，顺时种之，则收常倍。(《汜胜之书·收种篇》)

(2) 昔有一猕猴持一把豆，误落一豆在地，便舍手中豆，欲觅其一。(《百喻经》卷四)

“把”所修饰的条状物体都有明显的外部形状，对他们的抓握需要凭借“把手”或者类似的东西，但这些“把手”是物体的一部分，他们之间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所修饰的粉末颗粒状物体就个体而言有清晰的轮廓与边界，但是同类事物集合在一起时就失去了整体的轮廓，对他们的抓握凭借手指弯曲形成一个容器，使得无法描述具体形状的事物有了清晰的边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物体的量是模糊的，没有确切的数量。如“一把豆”，对不同的人一只手所容纳的数量不同，对同一个人抓握方式不同把持的量也有差异。

隋唐时期“把”能够称量的事物范围继续扩大且数词不再局限于“一”。同时出现了“一把子”的形式表贬义色彩。

(3) 或蒸一升麻，或煤两把菊。(皮日休《吴中苦雨因书一百韵寄鲁望》)

(4) 安吐根曰：“一把子贼，马上刺取掷汾河中。”帝未决。(《北史》卷九十二《列传第八十》)

宋元时期在表固态的基础上引申出修饰无形状的液态物体，但此时用例较少，明清时期用法逐渐增多。结构多为“一把+数+量”，清末出现了液态名词与“把”搭配使用的用法。

(5) 如今一把伤心泪，犹恨江南过此生。(无名氏《鹧鸪天》)

(6) 夫人惊慌，抽身急回，噙着一把眼泪来与相公商量。(《二刻拍案惊奇》卷五)

(7) 她这样花模样玉精神的美人儿，每日蓬头垢面，破衣烂裳，一把水一把泥地干着，叫她如何不怨。(《清代宫廷艳史》)

“一把鼻涕一把泪”在现代汉语中固定并沿用下来，究其原因，可能是与眼泪、鼻涕有关的动作如抹、擦都离不开手的作用，因此依赖自身的器官充当了事物的载体，其他类似的用例还有很多，如：一头雾水、一脸汗。这种用法与后来出现的“把”修饰抽象名词的用法还可以表示多量、夸张的语义。

(8) 你一把年纪的人了，诸事只宜退缩算。(《醒世恒言》第三十五卷)

年纪是一个抽象名词，“一把年纪”并不是以真的手作容器来衡量年龄，而是发挥了人的想象力，把人所经历的多个时间段合在一起，表示年月多，年龄大。借助无形的手来完成这个过程，使得抽象的名词具象化。

2、个体量词“把”

个体量词从东汉出现到唐代用例都极少，仅能称量单个的有把手的个体器物。

(9) 如今千万家，无一把锄犁。(姚和《庄居野行》)

宋元时期个体量词出现的频率大大增加，修饰的范围由有握柄的物体扩大到没有把手的物体，结构多为“数+把+个体名词”或“个体名词+数+把”。

(10) 又诏入对便殿，赐罗扇一把，题元寂颂于其上。(《五灯会元》卷十五)

(11) 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周邦彦《片玉天集》)

宋代出现了称量抽象事物的用例。

(12) 与君一把无明火，烧尽千愁万恨心。(《中吴纪闻》卷六)

元代还出现了“指示代词+把+名”的结构形式以及“第+数+把+交椅”的用例，这种用法在明清时期快速固定下来并沿用至今。

(13) “左右，快去取那把刀来，”(《冯玉兰夜月泣江舟》第三折)

(14) 救某上山，就让我第二把交椅坐。(《黑旋风双献功》第一折)

综上所述，集体量词“把”指称的事物范围由固态扩大到液态，进一步延伸出修饰抽象名词的用法，个体量词“把”指称的事物范围由有把手的个体器物扩大到无把手，进一步延伸出修饰抽象名词的用法。

(二) 动量词

动量词的用法从宋代出现，到元代更为多见，尤其是在元杂剧中，用来计量手的动作，表示动作的迅速有力。

(15) 专等他来告状，就一把拿住，发下死囚牢里。(《黑旋风双献功》第四折)

(16) 我去那羊肉上将两只手捏了两把。(《崔府君断冤家债主》第二折)

“把”形成的数量短语多用于动词前做状语，也可以以位于这些动词后面表示相应动作进行的次数，可以跟“下”替换。但是替换后动作力度有些下降。数量短语位于动词后做补语的结构形式在元代才开始出现。

明朝时期动量词的发展表现为“把”所修饰的动词范围扩大，并且动词后出现了宾语。

(17) 闻太师心如刀割，一把抱住公明，泪流满面，哭声甚惨。(《封神演义》第四十九回)

另一个表现为动词与数量短语中间出现了人宾。

(18) 那时此宝有二丈多长，斗来粗细；被我挝他一把，意思嫌大，他就小了许多。(《西游记》第三回)

清代“把”位于动词前，动作的对象可以位于“一把”和动词之间；“把”位于动词后，数词不限于“一”，可以是“两”“几”等约数词，同时出现了指物的宾语。

(19) 宝玉一把便将黛玉的袖子拉住，要瞧笼着何物。(《红楼梦》第十九回)

(20) 再洗了两把，便要手巾。(《红楼梦》第二十一回)

(21) 羊统领只揩了一把脸，立刻要走。(《官场现形记》第三十一回)

动量词“把”由个体量词发展而来，计量动作的次数，由手发出动作虚化到动作的迅猛。“把”形成的数量短语可以在动词前做状语，也可以在动词后做补语。动词后可以出现宾语，可以是人宾，也可以是物宾，发展到清代，人宾物宾可以同时出现。

三、量词“把”的认知分析

认知语言学从人与外部世界互动的经验出发来分析语言现象，揭示语言结构的经验基础和认知动因，对于说明本族人习焉不察、外族人困惑不解的语言现象有独到的功能。量词是事物量范畴的特征标记，由于这种标记在标识对象事物时表现出的稳定性和排他性，它与某些对象事物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匹配关系，只要某一量范畴标记(量词)在具体语境中出现，它所匹配的对象事物就会如影随形地一同显现。量词与其他词类的搭配关系实际上是人们对

于不同范畴的理解和认识，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认知内容。

量词与所搭配的词是双向选择的关系，虽然名词或动词总是处于主导地位，他们的存在决定了对量词的选择，但是量词也不完全是被动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名词或动词的选择。事物具有数量、几何量，动作具有动作量、时间量，“把”其中蕴含着“量”，因此“把”能够转化为量词。多个名词事物或动作可以进入“把”的适配范畴是由于“把”对其范畴化的结果。

“把”的量词用法可以分为作名量词和作动量词两大范畴，在同一个范畴内部包含一些范畴典型性程度不等的成员，形成由原型、典型、次典型、再次典型，直至逐渐边缘化的成员系统。根据上文量词“把”的产生与发展的研究结果，结合我们在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BCC）中检索出包含量词“把”的例句，提取出其指称对象并归类如下：

- A. 艾、韭菜、钞票
- B. 豆、米、细砂
- C. 鼻涕、泪、汗
- D. 锄犁、罗扇、刀
- E. 钥匙、尺子、纤腰
- F. 捏、推、拉、洗、揩
- G. 醉、燃、癫、刷、火
- H. 骨头、力气、年纪、机会、瘾
- I. 一把好手、一把手

上述分类中 A~E 组为具体名词，它们和量词组合的认知理据是基于事物的相似性或相关性关系，人们用联想的方式建立起事物之间的联系。A 组和 B 组词具有的共同特征是在抓握时工具手形成了包围圈，数量具有模糊性，因此在数词和“把”之间还可以插入表示约数的“大、小、满”。不同的是 A 组的具有 [+圈围] 的词义，手抓握形成圈，计量对象的横截面。B 组具有 [+包围] 的词义，手圈起来形成全封闭的“容器”，被计量的对象完全包在里面。次范畴内部的成员是基于形体的相似性联想，两个次范畴之间是基于动作的相关性联想。C 组词的共同特征为不可计数的无形状的物体，强调黏到手上时也有抓握的感觉。这是将手隐喻为附载事物的容器，于是无形状的物体可以借助手来计量。D 组和 E 组词的共同特征是可以一只手握住的个体事物。不同的是 D 组词抓、握的是物体凸显出的把手或类似把手的东西。E 组词抓、握的是个体事物的本身局部某一部分。这些物体能够存在于这些次范畴中，是因为把手或者类似把手的东西是进入视野范围或认知范围的凸显信息——意象，他们共同在认知过程中首先被注意到，认知意象投射到语言结构上，就成为这一次范畴形式的形成动因。

F 组的词表示的是同手有关的动作，G 组的词表示的是非手执行的动作，两组都是动量词，名量词转变为动量词是语法化随着“词类范畴的降类特征”的体现，即“名词和动词在变成语法成分的过程中失去它们原有的句法特性。”量词“把”经历了从事物认知域到动作认知域的投射过程，这个过程“把”失去了很多名词的特征，而获得了与动作相关的更抽象的意义特征。F 组表示动作短暂、有力而迅捷，突显的是 [+短暂]、[+迅速]、[+力度] 的语义，G 组凸显的是 [+偶然] [+自主把控] 的语义。

H 组的词表示的是抽象事物，这是量词“把”的“抓握”意义的延伸，是抓握动作在认知场景中的投射。当人类的认知领域扩展到一定范围、思维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他们便不再满足于对具体事物的认识和表达，而需要认识和理解更多的抽象事物和抽象概念，这时，他们便会找到新旧事物之间的关联，借助已有的经验来对未知的事物进行联想、比较和推理。反映在量词“把”上，自然而然被构想为可以容纳其他事物的容器，这是隐喻的结果，“把”被喻为容器，抽象事物被喻为具体事物。于是他在称量具体事物的基础上扩大到称量无具体形状的抽象事物，这一引申拓展集中体现了汉民族通过已知认识未知、借助具体理解抽象的

隐喻认知模式。

I组的词沿用到现代被固定下来成为固定用法,分别表示能手和标志权利或地位。它包括了一个隐喻抽象化的过程,由事物数量延伸到了品格、特性等其他方面。由手想象到拥有巧手的人能够制作出精美的物品,因而好手就成为了有能力者的代称。由这一含义引申出权利或地位的象征,喻值一个群体中地位最高的人。这样就通过隐喻完成了不同认知域之间的投射。

按照认知语言学的体验主义哲学观,人类身体本身的构造以及身体与世界的相互作用是产生意义和概念的来源。人类会把由自身产生的范畴和概念扩展到各种事物上,包括动物、植物和其他各种无生命事物(包括具体事物和抽象事物)。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量词“把”以“抓握”动作意象为核心,在认知场景中完成了一系列隐喻投射,包括实际存在的课容纳和附载事物的容器、构想出的可容纳和附载事物的容器、与手和手部动作相关的抽象意义。

结语

汉语量词往往是由表具体实物的名词或表具体行为的动词虚化而来,作为汉语量词系统中的一员,“把”的形成也同样经历了一个从名到量、由实至虚的过程。从量词“把”的语法化过程中可以看出,“把”的本义是动词,汉代产生名量词的用法,宋代产生动量词的用法,经过历代发展成为古今通用的量词,能够计量集合事物、个体事物和动作,表示度量事物的容器,搬运和使用该物的方式,掌握某种技术和权利的人以及用手和非手执行的主观把控的动作。在量词“把”作名量词和作“动量词”的两大范畴内,隐喻和转喻起着中心作用,使得“把”的语义由具体的认知域能够延伸到品格、特性等抽象的认知域,最终实现了由实到虚、由具体到抽象的迁移。

参考文献

- [1] 萧国政.量词“把”的分类及使用——面向第二语言教学的再研究[C]//第七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集选,2002:318-323.
- [2] 萧国政.汉语量词“把”的意义、分类及用法——面向第二语言教学的认知解释与功能研究[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01):5-10.
- [3] 马玉沅.意象理论在汉语量词辨析中的认知作用[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4):152-154.
- [4] 李秋杨,陈晨.汉语量词“把”的认知研究[J].长江学术,2010(02):131-137+164.
- [5] 李春梅.汉语名量词“把”的发展演变[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03):87-90.
- [6] 伍翠婷,罗智丰.量词“把”的产生及其历时演变[J].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12,17(04):461-467.
- [7] 吴文婷.从认知角度看量词“枚”的语法化与复活[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2(06):44-46.
- [8] 于元娥.现代汉语量词“把”的对外汉语教学[D].湖南师范大学,2015.
- [9] 李蓉.认知视域下量词“块”的分析及对外汉语教学法[J].绥化学院学报,2019,39(12):102-104.
- [10] 乔相如.现代汉语量词范畴化的实现途径及认知机制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22.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classifier "ba" and its cognitive basis

Xiaojing Zhang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 Henan, 450000)

Abstract: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modern Chinese is the large number and flexible usage of classifiers. The classifier "ba" has the complex usage of collective classifiers, individual classifiers and momentum word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the classifier "ba", and probes into the interrelationships within and between subcategories of the classifier "ba" from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by using the prototype category theory.

Keywords: classifier; "ba"; categorization theory